



名家名作宝库

第八辑

中国近代

ZHONGGUO JINDAI
MINGJIA MINGZUO BAOKU

严复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 第八辑

严 复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严复(1853—1921) 初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又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光绪二十三年(1897)同夏曾佑创办《国闻报》、《国闻汇编》,并合撰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认为是近代肯定小说社会作用的第一篇论文。他在译文上态度严谨,选文典型,创立了“信、达、雅”原则。译述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名学著作,如《天演论》、《原富》等。诗歌倾向唯美主义,认为诗歌是“至无用之物”。曾有感时抒愤的诗作,沉郁顿挫,语言朴实。政论文章,揭露现实及科举制弊害,比较中、西学,提倡民主和科学。写法上骈散杂糅,常用对比手法,风格独特,风靡一时。有《严侯官全集》传世。

严 复



目 录

尸 复

散 文

论世变之亟	(1)
原强	(7)
辟韩	(30)
救亡决论	(35)
译天演论自序	(54)
孟德斯鸠列传	(57)
斯密亚丹传	(60)
吴芝瑛传	(63)





词 篇

社燕	(66)
送陈彤甫归闽	(66)
戊戌八月感事	(67)
哭林晚翠	(67)
送郑太夷南下	(68)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四首	(69)
赠熊季廉	(70)
挽吴挚父京卿	(71)
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	(71)
人才	(72)
上海刘氏园见白莲孤开归而成咏	(72)
赠高啸桐	(73)
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	(74)
九月十二日	(74)
十三夜月	(75)
送朝鲜通政大夫金沧江泽荣归国	(75)
和寄朝鲜金泽荣	(76)
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	(77)
题胡梓方诗册并寄陈散原	(77)
写怀	(77)



※ 目 录



癸丑上巳梁任公榘集万生园分韵流觞曲水四首	(78)
题侯疑始填词图册	(79)
寄散原	(80)
三月三日洁叶氏甥女约刘伯远叔通兄弟侯疑始游万生园	(80)
题张勇烈树珊遗像	(81)
挽麦孺博三首	(82)
书愤次伯远韵	(83)
题李一山汝谦所藏唐拓武梁祠画像有序	(83)
畴人	(85)
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春榆侍郎有诗见述率赋奉答	(86)
说诗用琥韵	(87)
书示子璇四十韵	(88)
赠林畏庐	(89)
寿康更生六十	(89)
摸鱼儿	(90)
金缕曲	(91)
解连环	(91)

日 记

严复日记	(93)
------------	------





译 著

《天演论》导言	(100)
总论宗法社会	(108)
释思想言论自由	(113)
《法意》三章	(130)





散 文

论世变之亟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





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淪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寢多，铸饔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覆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脊，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麻，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鬻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枉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





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置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周、孔之教又如是乎？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早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





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余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



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

夫为中国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虽然，待吾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构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珥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尔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輿。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伛伛俛俛，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污，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





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噫！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尚忍深言也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诸公。





原 强

今之扼腕奋矜，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哀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书谓：“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大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洎源远流分，遂阔绝相悬，不可复一。然而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驯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也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





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趋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物竞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数千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如矿学家所见之古兽古禽是已。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至其证阐明确，犁然有当于人心，则非亲见其书者莫能信也。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源》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凡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精深微眇，繁富奥殫。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于五洲殊种，由桎梏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尤三致意焉。殫毕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蒇。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



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

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其勉人治群学者，意则谓天下沿流讨源，执因责果之事，惟群事为最难，非不素讲者之所得与。故有国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历时久而转相因，其利害迁流，则有不可究诘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貽误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数、力、质四者之学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犹仅察于寡，而或荧于纷，仅察于近，而或迷于远也，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知万物之成法，于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于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大小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

